

一  
近

思

錄

地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至知之至而後有以行

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之法三

段至三致知莫大於讀書之法三

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三

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

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

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探大

本一原則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

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

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





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

是也人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也知言者

之所心不遁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

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

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

○時中謂有時而中之億以意揣度也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

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

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

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



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

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

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

本註云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髮髯爾能無差

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

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

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厭飲



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

靈氣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

不免命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書遺

同下

今日雜信鬼恠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

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且須只於學上理

會人講學則理明而恠妖不足以致惑之矣

學原於思明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

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



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

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

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

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玩

意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未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

進德力行也謂行可以強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伊川先生曰學者

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

戲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

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所以致知為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



規然學堯之行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

事其可得乎固守者勉強而堅執未致知便

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強而堅執未致知便

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即誠

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有除非燭

未至而勉強以為忠信其能久乎

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

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

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

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知有多少般數然有

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

去也是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遇矣某年二十時



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

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

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

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

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

當隨遇而究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或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

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

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

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



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

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

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

物而不可移易天生

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其

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

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

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

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通

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微也人心虛靈



本然明德致思窮理又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

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

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弗

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

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真

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己者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

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

之道也天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



膏

致二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

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四端

說見孟子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

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上段曰積

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

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

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

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

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

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以後

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以自

明快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

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而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循序漸進則勞

通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

箇勞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

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

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

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

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恠神姦此非

難語信顧語未必信耳大物異為恠神妖為姦見

亦得於人言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

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

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知天者

之事物之原而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諸公

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

則物恠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暮年吾道

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為邪妄

自攻辯將破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



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

溺於恠妄必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

惑愈深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

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

仁為已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

有是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蓋期於實體而

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

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一作方有造非淺易輕



淳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者方有得若只見皮

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養至如顏子未至

於聖人處猶是心養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

或有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

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為習坎卦當

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難語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見則偏執固吝新意何心中有所開即便劄



記不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割記

得者可以進不記則思不起猶更須得朋

友之助命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

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焯到問為學之方

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乃總論致知不

今考此卷編緝之意則二段及焯到問為學之方

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中

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

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在專論讀書

之法不當在廿一疑當時欲移在尹問之後

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

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

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橫渠孟子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  
 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  
 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  
 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  
 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  
 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

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

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

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此之謂也

方理本平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

小雅大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

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

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之

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母求飽居母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

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揚子曰聖人之言遠

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欲改之曰聖人之

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

鄙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

按此段本欲入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

近思錄三



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前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為是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来完廩又怎生下得来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



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稱美在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

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

已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

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

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巳又是道漸

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

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其一語

謂是足以蓋一經之音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

病約之



子思子  
中庸  
卷下  
第廿三章  
第廿三章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

裏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

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

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

間斷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

窮今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固

見所以窮始得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

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

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日說見論語朱子



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能專對也

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

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大抵讀書只此便是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

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

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但讀書之法

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

如何作為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

如何作為乃有益亦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



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

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

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書外

○緊要謂綱領也○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

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

其約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約緣少

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

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言

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  
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



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  
以下乃分論讀書之序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書遺

下同○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  
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

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挈提  
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

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

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

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

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  
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



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

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其甚非

也常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

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

已終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莫全無事者全無

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  
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悟時聖賢



格言自是  
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

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言不治而明也讀書者當觀

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

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

得者未至以所行言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

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

人之意見矣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不失

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語孟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無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

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二書文

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

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

然若有得終不涉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

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

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涉洽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  
之有吾與點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  
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  
詩吟哦諷詠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  
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

是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  
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危又渾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  
處瞻身夕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



求何用不減歸于正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

氣從胃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

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點掇猶沾綴

沾掇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

人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

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



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詳見孟子詩大雅

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

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

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

多說高便遺却早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

之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萬物言政

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

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易傳序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

從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

從道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

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

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其為

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

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

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

使其行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

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

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



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人因言以求其意

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

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

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之尚尊用

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

占者言之以動者尚其變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

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

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君子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

而能通其意者也玩厭習也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

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

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乎居而觀象玩辭

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至微者理也

皆具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

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

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

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

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

曰象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

得其通處乃可行耳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

典禮者典常之理耳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



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道無遠近

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藝日用之常

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

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

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

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

在其中矣本註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

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閔中見

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

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

寓於象象必有數無其理則象與數皆在



易之要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 盡數之毫忽 乃

尋流逐末 術家之所尚 非儒者之所務也 者

象數之本也 不務求其本而徒欲

窮其末 如京房 郭璞 之流 是也

知時識勢 學易之大方也 九二象傳方猶術

也 時有盛衰 勢有強弱 學易者當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 四五陰柔

而能止 時之盛衰 勢之強弱 學易者所宜深

識也 乾下 巽上 為大畜 初與二 雖剛健而

位乎下 勢又 不能進也 四與五 雖陰柔而

止乎健者 以畜之時 在於止 四五位 據乎上

為勢又足以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

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

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

九二六五可見震卦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

內卦之上四為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

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

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

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

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

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三皆正也而三則

有悔四年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

有三年之億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

者有也正者天下之中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

者有時而失其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

故中之義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

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

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今下不要拘一若

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疏

亦可以為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

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

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

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



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及復往來上下類復如復始之

妄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陽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

合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

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

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元子若減

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

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



卷之三

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

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末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率爾

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

須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

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

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

道平道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為之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



五品教之孝悌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

山川真位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而地道平

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以大聖人之資豈不能一旦而盡與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為惟

其時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而巳

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中庸

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

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

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

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

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

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

卷八



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傲而為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為而已子

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泰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

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夫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近古

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

治不復有也於<sub>今</sub>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

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也<sub>也</sub>夫子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

前聖而無差繆參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



蓋天地鬼神同心此理  
前聖後聖同此心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

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

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

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

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此一辭者以見

其微擢與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

已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

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

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

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

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

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

法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

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



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  
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  
王之大法而已故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  
伊川引以為據

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

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

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

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

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

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

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非  
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奧義各適乎

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  
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



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

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

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

類乃<sub>是</sub>聖人直著誅貶自<sub>是</sub>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符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

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夫觀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政謂此爾

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

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

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

通然後能造其微也<sub>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sub>

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後王知春

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奧



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  
 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  
 而求其義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

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

其門而入矣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

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

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無非道然詩

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  
 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



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有重

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 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

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

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

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立

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

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

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



要考又較判別也春秋一句為一事故是非易決

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

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

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為要然又須義

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人裁

制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

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

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

則於此為中五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春秋

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顏之間取中則  
當洪水之時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  
不安乎簞瓢之樂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  
皆失乎持中矣



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

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

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

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

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

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祖觀高

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

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

觀偽遊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

近思錄三

二



皆致知  
之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  
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  
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  
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  
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  
處進退便是格物機謂治忽動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九案間無他書惟印  
行唐鑒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



無此議論外書○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

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

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

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

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

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

心如是之大秘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

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



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

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

必亂矣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可此又曰太

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

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

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

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

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情



不相遠以己之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入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

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

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

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

温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嶮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

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

則無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



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分命義  
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箇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地  
若不得一箇大底心曾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

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

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美見義不精然

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  
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心存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亦或靜坐得之不記

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

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  
段文義橫在心上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

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  
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



夜裏嘿坐徹曉他直  
是焦地勇方做得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

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

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

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

一格則又見得別真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

相發明矣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

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



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

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

以為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

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

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

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

通公溥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

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

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

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

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

近思錄曰



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  
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  
間自無別  
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

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

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

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

天人之間氣流通無間至日閉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

儀見於容貌行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順卦

義著於事業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



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象傳

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

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

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彖傳

實鬯秬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七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

為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

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

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

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



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良卦象

可欲則心不亂然非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慾而無私邪之見耳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

動之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

則止矣不能無我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

聽言動則內自不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

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

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

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外物不接內欲

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

也人慾已兩忘內外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得



其所止何  
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

事問辨而不知存  
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

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

也聖賢垂訓多端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  
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

○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  
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

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

如何存養得熟告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



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尾今皆廢此獨有五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

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

字端伯程子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

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

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

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

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

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

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



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

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

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

尚可見况臨大事乎邢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

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

遠矣體猶體幹全體謂全主宰以為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

近思錄四



近思錄卷四

入元無二語

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嚴肅儼然於

容貌而已及夫執熟而敬主於事與人有忠推於人自己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

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

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

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

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

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

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



無邪是心正意誠毋  
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敬持

而無自得之意又為之不亦是以敬來做

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

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

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

安只作意太過勉強以為恭而不知禮本自然

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今

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

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



箇循理而已

私意謂矯飾作為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

有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

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

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

須且恁去

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

傳曰戰不正勝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

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胸中無滯礙左右

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必不安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

可謂中今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

未交心主手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

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承貞馬

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

入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

曰有忘之心

乃是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

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

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

越不定著意把捉則心已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

須更停所感萬端若不<sub>レ</sub>做一箇主怎生奈何

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

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

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

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

且中亦何形象張戩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

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有人

曾中常若<sub>レ</sub>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

間欲為不善又若<sub>レ</sub>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



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

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此善惡交戰之患

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為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

此是學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

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

養之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

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得

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近思錄卷四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

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

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須思

而後通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

在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至今人主心不

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

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

惡也事至當應初何為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耳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  
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

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

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

舜何與焉君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

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人不止

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

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

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已

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

近思錄曰



滯其迹是則役物  
而不為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

處誠實懇至則人無不感遇事  
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

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宵中躁擾非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容周旋中禮

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問仁子曰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

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慮而廣大寬平體無  
怠肆而安和舒泰克其至則勤容周旋自然  
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微之



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  
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

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有氣無

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子路

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子曰脩己以

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

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

化廣彼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

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熏蒸自然陰陽順

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

龍在宮沼所謂中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

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

毫之偽達順是哉而皆聰明睿智皆由是出

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聰明睿智皆由是出

以此事天饗帝

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



孟子卷之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

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

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夫德便可語王道

其要只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

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嘿契乎

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

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

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

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  
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  
得天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已未能自立則



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  
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

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

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  
基址今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

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

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

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

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

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



孟子

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

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見

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貌

自然生邪自然息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

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

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

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

本寂然不動不散之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

乎一則知止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

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



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思

則心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有以一為難見

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

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

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

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操之心無常亦唯

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

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

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

自虛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

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

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

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

難為使之不思慮絕聖者黜其聰明棄智者

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若欲免此惟是心有

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



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

林用中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關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

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中言之則謂之實

自其外邪不入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

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

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余若主於敬又焉有此

患乎五主敬則自不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

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

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

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



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  
 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  
 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  
 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  
 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  
 意耳無適即是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  
 非無適之外又別有主一  
 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嚴威嚴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于敬中

嚴威嚴恪著於外者然未  
 有外貌弛慢而心能敬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

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

嘿然無言孳孳者疊疊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

有主敬而已是即善之本也不是  
 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  
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緹氏  
間居中其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  
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

久盤曲曰箕蹲時曰踞箕踞乃教惰之所形  
見學者始須莊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

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教

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  
示於等威嚴施

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  
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

節其事雖正亦  
亦是邪念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

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

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纔發

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蘇明張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生便

屬己發之和矣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則不可呂學士與叔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未得謂之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



強裁抑於未發之前斤當如何用功苦曰於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苦只平日涵養便是

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斤未發之前不

但有操存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苦否苦曰

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

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

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不可

向空賢且說靜時如何五曰謂之無物則不可

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曰既有知覺

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

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

卷之五



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

是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

心見於此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

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

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

之義曰艮其止止其亟也人多不能止蓋人

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

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

付物便自不出來也

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

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

遷也若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

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

止而心不外馳矣



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

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

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中

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

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

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會著於事

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

是瞋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

躬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

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

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

學奕者一心以為鵠將至則非誠於學奕



也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

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

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

否阿白哥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

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為之兆見

神應感之理却不為害苟無故而夢皆心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

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

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則在我放



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  
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于

中無暴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

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

此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

若用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工夫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

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

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



為保生邪多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

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恥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存乎中純乎天

理者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知養知莫過於寡欲

二字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

而靜則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

是心須教由自家只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  
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  
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  
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靜心以靜而定理以

坐則收拾得精神定  
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

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

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  
安宅也居之三月

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為主也其違也暫而已  
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

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  
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



近思錄卷四

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  
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  
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已不  
違乎仁後說則是仁不違乎已雖似不同其

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

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

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

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

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

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

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  
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  
偏勝之心實心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  
是義理之心



立亦有人生無喜怒哀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

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

多語錄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

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一人尤勇於

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

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



易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

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

焉水之止者可鑑而流  
水不可鑑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

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

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已

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

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良卦彖辭動靜各有其  
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

動而動因循廢學  
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



所繫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

孟子說○閔閉礙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

繫閔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已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已之間尤當盡其克

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

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

之大莫是過聖人之肯深哉三重乾相繼故九

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

懲創之溺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

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

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吉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近

○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得則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

乎謹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

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

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道文○朱

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

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或

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

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  
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  
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  
由孟子之寡慾則可  
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

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

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顏淵事斯

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

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

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

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

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視箴曰心兮本

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

而誠矣之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迹可執操存

蔽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

於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

誠則實理流行動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

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

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以

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

其所當止也言箴曰入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

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名傷易則



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其躁輕肆也妄虛繆也言語之發禁

內專一矣樞扉白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關射

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

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

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

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

縱情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致也悖乖理也

而反妄之致也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

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

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朱集

近思錄五

三

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內  
為是動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  
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  
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



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  
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  
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  
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朱傳曰陽君

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

是不遠而復也陽往為利陽來為復復卦乃

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

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必入

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顏子

無形顯之過氣夫子謂其庶幾氣乃無祗悔也過

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有過而不知之敏改之



也悔既未能不勉而中中所欲不踰矩是是有過也

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

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

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類子未能及是故不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

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

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



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

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雖

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雖

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真正之道為

可吝也剛進之極有乖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

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官室

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

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

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

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



復天理而已

復卦象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

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未勝本華勝質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

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

夬九五曰莫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無

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識乃能極中

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

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

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

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九五

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



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无咎然心有

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

聖人教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

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兌說也坎險也見險

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

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

於用懦節於行是也是為不正之節也懲忿

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

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吝嗇則於用有不足

節於行而為柔懦則於行有

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



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

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

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克枝害伐

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

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

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私慾之根未除故未

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己為仁者從根源上

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

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

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

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

賢遺書下同○義理者性命之

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

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

質為本而後氣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則吝

為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

以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

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

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



磨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

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

如此便道理出來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

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

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能預防其所

不敢輕發增益其所而理日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

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

有人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

是當如是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



職分是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

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程朱子曰此

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也

九德最好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

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

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

則朴愿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

治而不至於許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

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温則直不

簡不至於踈剛者或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

厚則剛不至於虐彊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

有勇而義則彊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有萬

不齊其生人也



至厚至中至正渾然一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  
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  
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者可全  
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  
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

廢天職職分也有一毫私已貪吝之意即

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

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

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

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  
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



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  
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

其與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

之公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

悔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

即是欲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人告

以喜○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

以無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



庸可既乎是足  
為百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奇曰此亦當習習

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

變方是有功天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

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

待顏子而後能曰只彼說得粗了諸君便道

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天

而不遷其怒於乙槩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

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

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哀怒各因乎物



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如舜之

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

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

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

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

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世之

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

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

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

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

制世固有怒於



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  
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  
者已不易得况夫物各付物而喜  
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  
君子役物

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

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後物

常定後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  
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則心

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

矣外書下同○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  
俯仰無所愧作自然悅樂少有間斷則自

視澈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  
初亦知是好語謾錄于此今看來直是恁地



好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謂厚人所

責已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

感之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

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

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

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

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

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



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焦地愚謂充謝子為已之

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

慙謝朱子曰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說見

孟子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

省蓋莫不在已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唯

當自省亦無非反已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

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



屬厭而已五不以嗜欲累其心八不以小害大九末

喪本焉爾十正蒙下同○湛而不動一而不雜

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

性即氣質之性屬厭猶飲足也君子知德之

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

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無以口腹之

害為心害毋以小

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

矣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

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也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

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精有不善心知之矣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知不仁之可惡則所



之心而卒陷於不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

仁而莫之覺矣

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

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

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

存心則惟務盡已而不必咎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

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

舊習未除志不勝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

氣則心慮紛雜

五



思金

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

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講橫渠論語說○朋友有

調適情性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

於是有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

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浮躁情則弛慢

矯輕警惰二語下同○輕則患然輕者必情雖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

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仁者

之公利欲者人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

心之私故背馳



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

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也學者先須

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也堂堂乎張

也亦難與並為仁矣也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

人也龐暴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

于道子張氣貌高伉而無收斂誠實之意故

與也並為仁也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

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

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

敬且信也心之神寓于目故目視高下而心之

信而不敢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

忽慢矣



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

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

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

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不肯相下若合終則

果有孟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仲尼

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

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

以進學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為非能

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詩

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



篇溫和恭敬  
為德之本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  
狠也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  
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  
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  
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  
相不能下天下之賢亦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  
都喪也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  
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

於長恣之驕情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  
隨禮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



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  
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近思錄卷之五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

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經解○說見論語

其職在於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

徒欲人之觀美非為己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

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易傳下同○師卦九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為無過外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



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

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入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

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

之過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

遽然矯拂則傷息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

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

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以強直之資遽為矯

拂內則傷息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敗事而

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益

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



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  
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九爻陽而三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  
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為巽  
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  
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  
之道已非  
盡善者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家人卦彖傳正倫理則尊卑之

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  
處家之道篤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  
理不正而恩  
義可篤者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  
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



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卦六二

骨之於肉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

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

人怨而不服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

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已為本使在我持身

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

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

之道皆然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為切近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

人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

久之道也

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靜正乃相處可久之道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遺書其實婿易見

婦難知何所繫甚重遺書豈可忽哉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

以為樂具慶謂父母俱存若具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全不識孝弟

何以能盡性至命也若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

一般說了也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

中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便可盡性至命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百

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入能盡孝弟

之道廣而克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

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同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



是盡性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

至命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彼後來人言性

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

近者言之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

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

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必能盡性至命

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廣克之以抵作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

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

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



心做便是私也

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

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

夕不眠若者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

不眠為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

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

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

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

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亦視兄弟之子

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

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

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

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



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  
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  
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  
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  
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  
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  
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  
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  
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  
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



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  
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  
聖人乎何聖人所為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

而不能自信者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  
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

而終者也再嫁為失節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

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

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

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周行已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

已子而殺入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

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

又不為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

誤其子害孰大焉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

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



瞻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  
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  
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  
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  
義人以為難任子謂保任使之入公慈恕而  
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  
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  
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  
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  
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



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  
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  
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男僕曰臧  
女僕曰獲  
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  
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  
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  
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  
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  
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  
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



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序七常食

絮羹余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五絮羹調羹

也禮不絮羹為其詳於味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

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

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

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每夕及稍

長常使從善師友游古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

而為之具房夕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

夜出夜夜出秉明燭自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每夕

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



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序文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狀

○使人代為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頌母器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

以順為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為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當

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

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

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不易則亦不

安矣橫渠記說○所謂養志者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

兄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

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息不能終不要相學

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

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

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

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人宜其家

可以教國人不然猶正牆面隔礎而不可通行也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



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  
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  
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

語錄○提起警策之也

近思錄卷之六

...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脩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

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

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

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

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易傳下同○蒙卦彖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

不聽豈足以有為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



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

不能安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

退而志動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入相親比必有

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

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

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

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

則无咎也羣然相比而非得所主苟焉為比

不能无咎者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

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

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

故往則有咎小人志在富貴賢者則安履其

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

有為而無不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在下初無貧賤之憂達而在上將

遂行道之志以是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

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必欲貴之心勝則

素位而亦率無可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



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

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

由乎我大人者身有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

道而行無所撓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

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

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為正

應然下比初九為隨私昵必失正應

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

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賁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位也賁之



初九所貴在下故為耻為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為羞君子以得行誼為榮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

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

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

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徐孺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申

張良疏廣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子申

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

身者嚴陵周黨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

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

道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處義有得失要



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  
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

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良下乾上為遜二陰初長固所當戒然乾剛  
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

時消息不一於遜雖未能  
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聖賢之於天下雖

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

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

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

之於漢晉是也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  
艱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

長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七非見幾之明不  
 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恠五然君子不以世  
 俗之見恠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  
 傷已及而不能去矣地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  
初九傷猶未顯而爻之辭曰君子于行三日  
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  
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  
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為過  
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  
至是欲去而不得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  
 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  
 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

卷之六  
 晉書

日



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

言罔孚裕無咎在下則勢踈始進則交淺上

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汲以

失其真正之守求信愈急人愈不信則必悻悻

也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未敢必於進

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必人之信也寬

則裕以待之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

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

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

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初卦為

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寬裕以待其自信

可也苟有官守而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

守急去可也豈容然事非一槩以速唯時亦

寬裕以處之哉



容有為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

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

而固守睽卦六三象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

守之皆謂必以正道而後合者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

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

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

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撓懼而能遂其為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



何益行吾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險難墮獲於

窮危窮危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猶墮獲

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

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

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

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

而處下卦之上在井則已渫治而不可食矣然

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

施為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捨

為行箴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

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

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

已日乃革之也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為離故

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

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

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如二之

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

可為之時為有咎也革固不可遷然當其時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

已故辭曰  
征吉無咎

上二二



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

也抱負如業急於有為無不暇謹擇所向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

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卦六二傳

以正君定國為已任故有拯而無隨在下位

者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

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

之列故請討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

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

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



乎

阿良卦象傳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

而己者當行而非得其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皆

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况踰越常分據非

所據者乃出

位之尤者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

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

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之上

九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

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

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



正矣

處卦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虞度

於中是非變於外所度者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

命處義

命者窮達天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

人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

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

不求

孟子所謂求之有道謂不可求也

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遂也若賢者則求

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



道以求之也。得之必以義，不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應事之時，欲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

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

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

無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己無闕，則

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

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

蔡人甚習戴記决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

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有命甚少也得失

之私是利心也故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

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

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

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

此心而後可語也說見論語謂不能安受乎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

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



易簣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

死安無復遺恨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

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

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

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身

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

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

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

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



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火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

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為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為實見充其所見得之於心是死生利害皆不足以及移之矣

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



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

此則不待勉強學者實見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

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

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

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

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

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

也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始於毫釐

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

是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



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  
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况義如是則命  
亦當如是又  
何趨避之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

分別善惡識庶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

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

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

處便為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如

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惡死則

欲亂心則絕滅人倫推其本心  
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  
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

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

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

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

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

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

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

支俸錢戶部案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



萊無前任曆子

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說

書未幾除侍講本註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

下狀出給科錢曆先生不請意謂朝廷起我

便當廩入繼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又不

庖入繼肉也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

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

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

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

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

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  
說甚長待別時說

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顯  
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



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持台與  
常入異故難為言也○或云善是應舉得官  
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朱子  
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  
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  
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舉法都變了乃為正  
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

之乃就對武帝初即位招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

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  
選國入固推弘

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  
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



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

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

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

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

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

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

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

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



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  
 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  
 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  
 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于  
 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  
 志外書○奪志則根本撥矣故妨功之患小  
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  
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  
自家工夫到  
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



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

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庶遠利以似

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

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又羞循理為

無能不知陰襲為榮而又以虛名為善繼誠

何心哉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

覓舉之類循理謂服勤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

散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推不藉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



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

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子語錄下同是讀

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

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迹亦不可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

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

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

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

齷齪之見畏人非笑而恥居

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卷之七

人欲其富貴而無其德，則其富貴必不久。人欲其壽考而無其德，則其壽考必不長。人欲其子孫蕃衍而無其德，則其子孫必不蕃。人欲其家聲顯赫而無其德，則其家聲必不顯。人欲其名譽昭著而無其德，則其名譽必不昭。人欲其功業宏大而無其德，則其功業必不大。人欲其才力充溢而無其德，則其才力必不充。人欲其學問淵博而無其德，則其學問必不博。人欲其言行無虧而無其德，則其言行必不無虧。人欲其心術無私而無其德，則其心術必不無私。人欲其氣節不屈而無其德，則其氣節必不屈。人欲其志氣不挫而無其德，則其志氣必不挫。人欲其操守不壞而無其德，則其操守必不壞。人欲其名節不墜而無其德，則其名節必不墜。人欲其聲譽不損而無其德，則其聲譽必不損。人欲其功業不廢而無其德，則其功業必不廢。人欲其才力不衰而無其德，則其才力必不衰。人欲其學問不窮而無其德，則其學問必不窮。人欲其言行不謬而無其德，則其言行必不謬。人欲其心術不偏而無其德，則其心術必不偏。人欲其氣節不折而無其德，則其氣節必不折。人欲其志氣不沮而無其德，則其志氣必不沮。人欲其操守不墮而無其德，則其操守必不墮。人欲其名節不辱而無其德，則其名節必不辱。人欲其聲譽不敗而無其德，則其聲譽必不敗。人欲其功業不替而無其德，則其功業必不替。人欲其才力不竭而無其德，則其才力必不竭。人欲其學問不絕而無其德，則其學問必不絕。人欲其言行不悞而無其德，則其言行必不悞。人欲其心術不惑而無其德，則其心術必不惑。人欲其氣節不挫而無其德，則其氣節必不挫。人欲其志氣不沮而無其德，則其志氣必不沮。人欲其操守不壞而無其德，則其操守必不壞。人欲其名節不墜而無其德，則其名節必不墜。人欲其聲譽不損而無其德，則其聲譽必不損。人欲其功業不廢而無其德，則其功業必不廢。人欲其才力不衰而無其德，則其才力必不衰。人欲其學問不窮而無其德，則其學問必不窮。人欲其言行不謬而無其德，則其言行必不謬。人欲其心術不偏而無其德，則其心術必不偏。人欲其氣節不折而無其德，則其氣節必不折。人欲其志氣不沮而無其德，則其志氣必不沮。人欲其操守不墮而無其德，則其操守必不墮。人欲其名節不辱而無其德，則其名節必不辱。人欲其聲譽不敗而無其德，則其聲譽必不敗。人欲其功業不替而無其德，則其功業必不替。人欲其才力不竭而無其德，則其才力必不竭。人欲其學問不絕而無其德，則其學問必不絕。人欲其言行不悞而無其德，則其言行必不悞。人欲其心術不惑而無其德，則其心術必不惑。







